

辛亥 風雲路

XINHAI
FENGYUNLU

魏继新◎著

路死谁手，路在何方？
百年回响，风云再起！

辛亥 風雲路

XINHAI
FENGYUNLU

魏继新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亥风云路 / 魏继新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411-3252-0

I. ①辛… II. ①魏…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0483 号

Xin Hai Feng Yun Lu

辛亥风云路

魏继新 著

责任编辑 王其进 (jin15abc@163.com)

责任印制 龙小龙

封面设计 任 熙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85 028-86259287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省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5.75

字 数 448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52-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Contents 录

第一章	勤王奇遇	1
第二章	少城春秋	23
第三章	仙蝶奇缘	36
第四章	生离死别	55
第五章	山雨欲来	73
第六章	春煊治蜀	91
第七章	梨园箫笙	115
第八章	英雄辈出	157
第九章	侠义兴蜀	196
第十章	大漠伉俪	226
第十一章	立宪争路	261
第十二章	保路！保路	287
第十三章	风云突变	322
第十四章	血战成都	335
第十五章	生死少城	361
第十六章	平原壮歌	381
尾声（一）		400
尾声（二）		402
后记		404

第一章 勤王奇遇

• 1 •

一九〇〇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

六月，慈禧太后下令组织清军和民团围攻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外国人使馆区。

八月，八国联军两万余人，以俄军和法军为右路，以日军、美军和英军为左路，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

与此同时，以反清秘密结社、原属白莲教、八卦教为基础的义和团树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进入北京，在城内设坛口一千多个，人数逾十万。北京城内随处可见镶有绿、蓝、黄、白锯齿形花边的义和团旗，上锈“义和神拳”、“天兵天将”。不仅神坛林立，到处都可听到叮叮当当的打制兵器之声。官军奈何不得，就连皇宫中，也时时处处可闻。这使慈禧大为恐慌，她怕八国联军，更怕义和团。于是，她玩弄惯有的两面三刀手法，一方面，调集义和团开赴前线与八国联军作战，以期借联军之手消灭义和团；另一方面，令大臣荣禄对使馆区明攻暗保，并正式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代表，与八国联军谈判。

八月五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仓，京东前线清军与义和团合力阻截，歼敌数百。六日，联军攻陷杨村，清军将领裕禄、宋庆、马玉昆溃败，裕禄在蔡村附近绝望自杀。同日，节制湖广、两江、山西、山东等地勤王兵马的李秉衡受命出京御敌。九日，他和各军刚会合于河西，八国联军便已攻至，仓皇之中，匆忙应战，最终全军溃败。李秉衡自知无法挽回败局，退至张家湾，仰天长啸。其时正是黄昏，残阳如血，战场之上，尸横累累，而身着戎装的八国联军，正凭借其火炮快枪，呐喊着呼啸而至，时有阵阵军鼓之声，隐隐传来。李秉衡大叫一声：“可怜我大清三百年基业，从此不保矣！”叫罢，将手中铁剑一挥，立

时便有一腔鲜血，奔涌而出，殷红如注，四散开来。热血星星点点，迸溅乱射，使正奔涌前来的八国联军士兵骤然间停下了脚步，一个个惊呆了。

李秉衡身着官服的身躯，在这血光之中，“砰”的一声，仰面而倒。他的身躯，仿佛变得十分沉重，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这一声犹如天崩地裂一般，连大地也为之一震。

他虽然倒下了，两眼却未闭上，直愣愣地瞪着天空。天空中，硝烟过处，一派地呈着青灰与苍白，仿佛不仅天空失了色，连宇宙也老了，犹如烘干了内脏的死躯壳，垂下死亡的帷幕来。

联军中的一名军官，也许是被这悲壮所震撼，也许是出于军人的同情，肃立在他面前，缓缓摘下军帽，紧接着，把手一挥，于是，他身后的一队士兵，便举起枪来，朝天鸣放，一时间，响起连续不断的“砰、砰、砰”的枪声。

这枪声，也仿佛预告了清王朝不可逆转的、覆灭的命运。尽管此后，它也有苟延残喘了十多年，不过，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四天后，八国联军终于攻陷北京，并且焚烧了圆明园，不仅举世震惊，也彻底动摇了大清王朝的根基。

圆明园的熊熊火光使慈禧惊惶万状，于是，她迅速下令处死了推动光绪变法的珍妃，裹挟着早已因“百日维新”失败而身陷囹圄的光绪皇帝，匆匆逃出了北京，开始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艰难的亡命西行。

也就在这时，驻成都少城的将军戴坤，接到了火速去西安保驾的圣旨。

戴坤自然不敢怠慢，立即清点人马，命其子戴勒为前锋，率部昼夜兼程，直奔西安。

戴坤此行，心内自然十分焦躁，忐忑不安。他这一走，几乎带走了成都府内全数精兵，偌大一座省城，兵力变得十分空虚，就连旗兵旗人驻扎的少城，也只剩下几个老弱残兵。而此刻，成都附近的华阳县石板滩一带，“红灯教”正闹得厉害，听说，还出了个什么“观音”，妈的，一旦学着直隶“拳匪”折腾起来，可真不知怎么是好。要知道，少城内，还有他的将军府及家人，也有他所率部众的房屋、财产和家人啊，他们倒是辛辛苦苦，不辞万里地去保驾了，可留下来的将士家人，又交给谁人来保呢？！

其时正值酷暑，火辣辣的太阳高悬空中，不断倾泻下热力来，连凹凸不平的路面，也被晒得滚烫。路边的河床上胡乱兀立的巨石和一片片沙滩鹅卵石，也被晒得发白耀眼，刺得人眼睛生疼。河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并慢慢地扩散开来，弥散在山间古道上，使人更加觉得热不可支，窒息发闷，连脑袋

也变得昏昏沉沉的。偏偏此时，山谷里又没有一丝风，连马也不断地高抬起蹄子，仿佛怕烫似的，焦躁地敲打着路面。所有的士兵，早已军容不整，一个个都赤了胳膊，把些什么衣服、裹脚，全缠在了刀枪上，歪歪斜斜、踉跄地艰难行走，还不时拿怨恨的目光，乜视着戴坤，使戴坤见了，不由感到一阵阵心惊肉跳。他其实早已读懂了士兵们的目光，他们的担心和他是一致的，大伙儿不用说，他也明白。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可是勤王啊！闹不好，不仅家人难保，连自己的脑袋也有可能搬家！想到这里，他更加焦躁起来，便抽出马鞭，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朝那些光着的脊梁，狠狠地抽下去，嘴里还不停地喊着、骂着：“妈的！快点！给老子走！你们想让老子掉脑袋吗？这么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才能赶到？老佛爷怪罪下来，看谁能担待得起？”

那皮鞭像蛇一样飞舞着，抽在汗淋淋的脊背上，立时便腾起一条条鲜红的血印来。那些士兵们虽然挨了打，却反常地保持着沉默，只偶尔向他投去怨恨、仇视的一瞥。有的索性躺下来，任凭他抽得在地上打滚，就是不起来。这愈加激发了戴坤将军的怒气，他使出全力拼命抽打，最后，自己也抽累了，同时，一股悲凉油然而生，终于长叹一声，扔掉皮鞭，又累又乏地滚下马鞍，拿过一壶水，斜倚在岩石上，大口大口地喝起来，连衣襟也被水打湿了。喝够了，才把水壶一扔，用双手抱住头，忍不住，一滴泪水涌将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流进嘴里，使他尝到了一种酸辣与苦涩，要不是面前还有那么多士兵，他真想抱头号哭一场。

这时，儿子戴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飞马折回来，一看眼前那些带着鞭痕，累得气喘吁吁、七歪八倒的士兵，便什么都明白了。他慌忙滚鞍下马，一面传令就地休息，一面走到父亲面前，依靠着他，默默坐下来，从兜里掏出一块牛肉，递给父亲。

戴坤接过牛肉，一边慢慢地啃着，费力地吞咽着，一边用双眼默默地望着路边的险峰峡谷，而眼里，亦有一滴混浊的泪水，缓缓地、慢慢地渗出，沿着面颊流淌。

眼前的山峰十分险峻挺拔，道路也崎岖蜿蜒，凹凸不平，出没于崇山峻岭之间，像一条灰蛇一般，仿佛永远也没有尽头似的，让人望而生畏。山岩上，杂树藤萝，榛莽交错，怪石突兀，嵯峨陡峭，看上去，十分蛮荒，方圆几十里路，竟看不见一丝人烟，一处房屋。而令人感到透不过气来的闷热，又如千斤巨石般，裹挟着焦躁、无奈与忧愤，沉沉地压在人们心头，仿佛要让沉重的躯体垮架，让人的灵魂逸出，连嗓子眼里也干燥得像要冒出火来。不时有猿声传

来，犹如人之长啸，更增加了一种悲凉的气氛。天空中，一只孤鹰在飞翔着，缓缓地掠过山谷，掠过人群，只把它那黑黝黝的身影投将下来，恍如一片阴影，缓缓地从人们心头掠过，更加激起人们心头莫名的恐慌来，真不知这不详之兆，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灾祸。

许久，戴坤才对儿子说：“戴勒，难道，为父真的就那么老了吗？”

一种凄惶与不安，同时，也有一种不满、愤懑和无奈在戴勒心头涌动，终于，他长叹了一口气，说：“阿爸，不是你老了，而是咱们这些旗兵，越来越没用了，他们早已不是先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带他们入关时的八旗军啦！你看看，他们哪里还有一点八旗军的样子！”

“可是，”戴坤将军觉得儿子虽然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免有些偏激。尽管他也同儿子一样，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还是不由自主、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说：“这能全怪他们吗？”

戴勒听了父亲的话，不由沉默了。

是啊，这又怎么能全怪他们呢？

戴坤将军统率的这支军队，是入川之初，从荆州调来的三千名兵丁，号称“荆州营”，本没准备久驻，后来留下一千六百名永驻成都。乾隆十四年，大小金川民变后，清廷才在成都特设将军一员，统率“旗军”，并将留驻兵丁增至两千六百余名。将军的权力，原是很大的，将军的品位，高于都统，非满蒙大员，不得任命。成都府将军还有管辖松潘、建昌（今西昌）镇的文武大权。将军虽然对四川、成都的军政事宜不具体过问，但朝廷对将军的信任，一般是超过由汉族人所担任的总督、巡抚的。“长毛”作乱以后，满族前任将军兼总督完颜崇实，因满族官兵耽于安逸享乐，几乎没有多少战斗力，加之自认才干不如东川督战的汉族大员骆秉璋，于是，无可奈何地将总督之权委于骆，所以，到后来，将军一职，除了平日带一支类似“野战军”的族人官兵操练之外，基本上可算是闲职。继任者们也乐得逍遥，平时沉溺于声色犬马，酒馆青楼，极少过问政事。当官的如此，当兵的就更不消说了。根据清朝法律，这些八旗子弟，一生下来就享有特权，“尔田尔宅，月赐银粮，不耕而食，不织而花”。坐吃俸禄，天长日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懒惰下来，成游手好闲之徒，平日里，不是提着鸟笼，拖着两片拖拖鞋四处游逛，就是手里团弄着铁弹子，整天出没于菜馆酒肆、妓院、赌场。连曾国藩也感到十分恼火，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四川“八旗子弟”中人“吸食鸦片、开聚赌场”，“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而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而今，真正勤起

王来，不要说打仗，连路都走不动了，怎不令戴坤将军感到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呢？

此刻，那些旗兵们仍七歪八倒地躺着，有的甚至睡着了，从张开的嘴里，竟流出哈喇子来。不远处，树叶摇曳，一股山风如流动的液体，缓缓涌来，驱散了河谷里令人闷闷的热浪。戴坤不由感到一阵惬意，深深地吸了一口带着凉意的空气，伸展了一下胳膊。他本想跳起来驱赶那些旗兵赶路，但一看那些旗兵累得七死八活的样子，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心想，事已至此，即使让他们上路，恐怕这一夜也走不了多少路，不如干脆叫他们埋锅造饭，休息一下，兴许，明天精神会好一点，反倒快些呢？于是，便传令宿营。

暮色也变得苍茫起来，河谷里，到处都升起了篝火。那些旗兵听说埋锅造饭，一时间，人喊马嘶，又有了生气。

只是戴坤将军仍然一筹莫展，他一边吃着旗兵送来的粥饭，一边说：“唉，也不知你额娘怎么样了？”

戴坤说的其实是戴勒的姨娘。这位姨娘，原是戴坤的侧室，生得娇媚丰腴，但十分有心机，不知用了什么手段，竟得到了将军的专房之宠。戴勒生母没有与这位姨娘少怄气，这本已使戴勒不快，没想到父亲在这戎马倥偬之际，竟还提起姨娘！心里不由来气，也大为不满，便直言顶撞了父亲：“你怎么在这个时候，还提起什么姨娘？”

戴坤虽也觉得有些失言，但还是说：“你这孩子怎么啦？你姨娘毕竟快要临盆生产了，我又出门在外，如何教我放心得下？何况，她不是还替你说媒，让你娶亲王的格格吗？”

谁知戴坤不提格格还罢，一提格格，戴勒不由得更光火，他差点喊起来：“别跟我提什么格格！你以为姨娘是对我好？她不过是借此来笼络我罢了！”

“放肆！”戴坤不由大怒，“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她毕竟是你姨娘！”

见父亲动了怒，戴勒只好强压下心头的不满与怒火。此时此刻，国难当头，内忧外患，他不想因儿女私情和家事而影响父亲的情绪，而且，他也深知自己和父亲此行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闪失和疏忽，否则，连身家性命都不保，更何谈妻室家园？于是，他一边站起来，准备去巡营，一边说：“咱们现在不说这些好吗？你也累了，抓紧时间困一困吧，我四处去看看，现在这种时候，可不能有半点闪失。”

望着儿子拖着疲惫的双腿渐渐远去，戴坤不由得又是一阵热流涌上心来，酸甜苦辣的滋味，仿佛全都有了。他也有些后悔，儿子虽然不是第一次带兵打

仗，可自己毕竟老了，此行依靠儿子的地方还多，这孩子，身上的责任重着呢。

但儿子毕竟年轻、英武，而且睿智，无论是文治还是武功，恐怕都是他所不及的。并且儿子并不像一般贵胄子弟那样沉溺于声色犬马，而是十分勤奋用功，这令他感到十分欣慰。

不过，前不久，他听自己喜欢的贴身跟班，剃头匠出身的吴二贵说，戴勒同那些新派人物有来往，这不由得使他刚刚开朗些的心情，一下子又变得沉重起来。

而此刻，夜像一张张开黑色羽翼的大网，从天空扑落下来，渐渐地笼罩了山谷。

戴坤只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眼皮一阵阵枯涩发沉，不一会儿，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惊醒。在最初的一瞬间，他还糊里糊涂地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待到明白过来翻身爬起时，一阵骂声和皮鞭呼啸声、马蹄得得声立即扑进他耳里来。原来，是圣上差遣的两三骑催军勤王的钦差到了，他们见这些旗兵没有赶路，反倒在路旁歇息，不由火冒三丈，一边骂着，一边挥动皮鞭抽打着士兵：“好啊，你们这些狗奴才！不打死你们才怪呢！军情急如星火，你们倒在这儿睡觉，也不知你们有几个脑袋，看误了军情，你们怎么担待得起！你们谁是领头儿的？将军呢？将军在哪里？”

那些旗兵一个个被稀里糊涂地打得抱头鼠窜，一时间谷里一阵大乱。戴坤正要上前，戴勒却冲了上去，抓住了钦差的缰绳：“住手！我就是前锋戴勒，有什么话，下来好说！”

“哼！”那差人竟然冷笑一声，扬手一鞭便抽将过来，幸好戴勒眼快，身快，一下子便闪过了，腾出一只手来，抓住那钦差，一把揪下马来，扬起拳头便要打。

“住手！不得无礼！”戴坤急忙一步抢上前去，推开戴勒，扶起那钦差，“邓公公，你受惊了！”

“哼，”那姓邓的太监把嘴一撇，怪声怪气地说，“戴将军，这就是你的儿子吗？看样子，你可要好好管教哟，你们勤王不力，还敢动手打钦差，太后如果知道了，怪罪下来，你担待得起吗？”

戴坤连忙一迭声地赔不是，并说：“邓公公，我们已日夜兼程走了五百多里，大家实在走不动了，才稍事休整，公可千万在太后面前担待些。至于犬

子无礼嘛，我一定严加管教，公公千万别与小孩子一般见识啊。”说着，便拉过戴勒来，“还不快给公公赔不是！”

戴坤毕竟是旗人将军，即是邓公公，见他如此说，也不敢怎么硬和他过不去，便借机下了台，一边皮笑肉不笑地抽动了两下嘴角，一边用手掸掸身上的尘土，说：“少将军也是年轻气盛，咱家不怪他。不过，大家都是给太后当差的，也不容易嘛，怕的也是太后怪罪下来，小的吃罪不起哟。戴将军，你说吧？”

“是是是。”戴坤一边连连应着，一边传令开拔。

那戴勒听邓公公一口一个“太后”，心里早就有气，当着父亲的面，又不敢发作，便勉强上前，给邓公公赔了个不是，心里却窝着一肚子火，转过身来，便给了身后一个旗兵一脚：“妈的，是木头人不是？瞧，瞧，瞧，瞧个死人脑壳不是？还不给老子备马去！”

说罢，气咻咻地转过身来，哼了一声，便翻身上马，狠狠地抽了一马鞭，疾驰而去。

那邓公公有些尴尬，怎奈当着戴坤将军的面，又不便发作，脸上便一阵青、一阵灰、一阵白。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转身上马，偏偏又没上得去，戴坤扶了他一把，才没一头栽下马来。

戴坤也不便再说什么，也翻身上了马。

于是，山谷里，人马又开始涌动起来。

其时正是黎明时分，湛蓝发灰的天空，正从青里透出紫来，并渐渐发红，山洼里，水波摇着破碎的夜晚，河水，则涂改着天空的颜色，恍如流动的液体。一颗流星，悠然划破夜空，跌进重峦叠嶂之中，山头，也开始流出血红的黎明。

戴坤看见了那颗流星，不由得心头一紧，心想：“妈的，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以至多年以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还感到心惊肉跳，看来，命运早就在当时，向他昭示什么了！

不过当时，他却来不及细想，只顾催马疾行，以至于好几次险些马失前蹄，但他也顾不得了。

大军还没出山谷，那灼热的烈日，便又如火盆一般扣在了他们头上。

此时的慈禧，确实老了。

历史上很少有君主，像她一样，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多年之久，何况，还是一个女人！宫廷的尔虞我诈，内忧外患，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她，使她感到身心憔悴，特别是仓皇逃出京城后，更有一种悲观与绝望，死死地纠缠着她，使她感到自己犹如一根绷得太紧的弦，随时都有绷断的可能，连精神，也几乎临近崩溃。有好几次，她都无缘无故地发火，还把一个看不顺眼的小太监，仅仅是在她上车时端来小凳子迟了一点，便喝令侍从砍了他的头，吓得随行人员，一个个小心谨慎，紧紧相随，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生怕无缘无故惹恼了主子被砍头。只有光绪，一直坐在车中，连头也很少探出，一路上，死死地保持着沉默，不发一言，对于盛怒的慈禧，连正眼儿也不看，脸上，一派的沉静与荒凉，仿佛连脸上的肌肉也麻木了似的，毫无表情。以至于后来赤脚披发匆匆赶来的瑾妃，也就是珍妃的亲姐姐过来向他跪安时，他也只用眼角瞄了瞄，连一句话、一个手势也没有，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这使慈禧看了，更是恨得咬牙切齿，要不是一路奔波逃难，她恐怕早就发作了。但此刻，她也只好强压下一腔怒火，忍住了没有发作，只在心里恨恨地想：“好个光绪，瞧着吧，你还在我手心里攥着呢，只要我还有口气，你就休想得意。”

即使惊慌出逃，也很难让人看出慈禧那保养得很好的面容上密布眼角的皱纹，厚厚的粉霜遮盖住了她那日渐干枯憔悴的面容，一次次地梳头染发使她的头发始终保持乌黑，尽管大车在坑洼不平的路上疾驶，不断的颠簸使她浑身上下同散了骨架一般阵阵酸痛，她还是尽可能地在车内保持着一种坐姿，以使他们“母仪天下”的威容，能够震慑随从人员和已经不多的护驾兵丁。经过几天几夜的驰奔，人马都已乏了，带的吃食，亦早已告罄。随从好不容易弄来一些玉米饼和水，慈禧虽觉难以下咽，但饥肠辘辘时，也只能强忍着一口口咬着，就着凉水果腹。终于，路两旁一派莽莽苍苍的平原景色被抛在身后，面前出现了一片隐隐约约的大山轮廓时，她心头才不免有一点轻松，因为她知道，此刻离北京已经远了，危险虽然还有，但毕竟离洋人的火炮快枪有了距离，于是，便传话下去：“就地宿了吧。”

四野仍然很荒凉，极目望去，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家。虽然已接近山西地界，但由于连年灾荒兵乱，田地里看不见什么庄稼，干得龟裂的土地上，杂草

丛生，只有一座破败的古庙，兀立在旷野之中。众人好不容易把破庙扫了扫，扶慈禧进去歇息，慈禧虽然又困又乏，却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闹哄哄地乱成一团。于是，她索性起来坐下，闭上眼养神。此时，连大太监李莲英在内，一个个全都屏息静气，小心地走动，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更不敢惊动这位“老佛爷”了。

于是慈禧脑海里，便犹如过电影一般，不断地浮现出往日那些极尽富贵荣华、位倾权重的镜头来，以至于回想起眼前的处境，便有一种凄怆油然而生，眼里也渗出泪水，并缓缓地流出，在她那脂粉施得过重的脸上，淌出两条不易觉察的小沟来。

历史也确实难为了这位老女人。

公正地说，正是这位女人顽强的生存能力，以及她的阴险、残酷、智慧和天才，在太平天国闹得不可开交时，力排众议，大胆启用了曾国藩等一批汉族将领，才使一个早已腐败不堪、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不可思议地存活了下来。在她控制大清王朝的四十六年中，无论是“顾命八大臣”，还是连同治、光绪皇帝在内的一千人，几乎都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她在一次次宫廷政变中，身历险境而又能克敌制胜，并且总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果断地先发制人，无情地挫败自己的对手，她不愧为一位非凡的政治天才。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家眼里，她也是一位不可小视的人物。起码，在失败的“百日维新”事件中，西方政治家们因支持光绪皇帝，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在她活着的时代，一些西方精明的外交官和他们的夫人，在一次次被邀进宫参加宴会之类的活动时，总被她的优雅和睿智所迷惑，以至于大清帝国的腐朽与衰败，也被她非凡的个性所掩盖。要不是一次次“教案”的发生和出于殖民利益的考虑，恐怕他们永远都不会与这个女人成为对手，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与一个女人交手，即使是与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强大帝国的女人交手，也是荒唐与不可思议的。

但最终这种交手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了。通过一系列的较量，在这些意欲瓜分中国的西方人看来，她简直就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魔鬼。于是，他们不仅对她动用了火枪大炮，而且把她赶出了北京，还一把火焚烧了象征她那帝国皇权和荣耀的圆明园，同时，也把她逼上了绝路。

这正是慈禧太后的可悲之处，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临到老了还要孤身仓皇逃命，而且前途渺茫，这又如何叫她不备感凄凉呢？

夜色渐渐浓了，门外，一阵阵凄厉的风呼啸着，掠过原野，一只只蝙蝠在夜空和房檐下如幽灵般掠过，涌动的暗夜犹如黑色的旋涡，让人感到更加凄

凉、恐怖与不安。远处，似乎有野狼在拖长声音号叫，那声音凄厉得让人毛骨悚然，慈禧不由得感到一阵惊慌，手脚一阵冰凉。她下意识地正准备喊人时，刚刚睁开眼，便看见李莲英蹑手蹑脚地正走进来，那脸上，分明写着惊惧与不安，仿佛又出了什么大事一般。慈禧心头一紧，强自镇定地问道：“咳，小李子，有什么事吗？”

李莲英便慌忙跪下来，不断地磕头，口里一迭声地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慈禧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脸色一阵苍白，连声音也止不住颤抖了：“咳，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倒是说话呀！”

“玉玺，”李莲英一边磕头如捣蒜，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传国玉玺给丢了！”

慈禧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眼前一阵发黑，身子一软，几乎瘫倒下去，要不是李莲英手快，抢前一步扶住，她差不多就栽倒了。

气得浑身发抖的慈禧回过神来，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推开李莲英，哆嗦着身子，用手颤颤抖抖地指着门外：“去，去，去把那丢印的狗奴才给，给我砍了！”

李莲英便又“扑”的一声给她跪下，说：“奴才斗胆，已经把他，把他给砍了！”

“杀九族也不足以消恨哪，”慈禧仍然愤愤地说，“连传国玉玺也给丢了，我大清帝国，难道真的就从此完了吗？”

说罢，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金星直冒，霎时晕了过去。

庙里立时一阵忙乱，李莲英一面叫着“老佛爷”，一面给她掐人中，喷凉水，好不容易，才把慈禧给弄醒过来。

慈禧依然脸色灰白，气若游丝，有气无力地挣扎着要爬起来，急得李莲英一帮人磕头如捣蒜，乞求她不要动。静卧休息时，她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躺下身来，但无论如何，也止不住自己的悲切，便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一时间，慌得李莲英等人手足无措，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正在这时，庙外一阵惊慌，一位旗人军官跌跌撞撞地奔将进来，抢前跪倒，大声奏道：“启奏太后，远处来了一队军马，不知是什么队伍，请太后快快回避吧！”

慈禧只觉得犹如五雷轰顶，仿佛大地也在刹那间裂开，欲把她吞了去一般，大叫一声：“天亡我也！”便有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将出来。

正在惊慌之际，那群人马却渐渐近了，原来不是别人，却是甘肃藩台岑春煊，带领一班勤王军马，日夜兼程，终于赶到山西，前来护驾了。

慈禧这才稍安甫静，一颗悬着的心，略微落下地来，于是吩咐，让岑春煊进来。

一身戎装的岑春煊，带着满身尘土，进得庙来，抢前一步跪下，连连磕头：“臣甘肃藩台岑春煊，救驾来迟，让太后受惊了！还望太后降罪！”

看着岑春煊诚惶诚恐，一身风尘仆仆，一副忠肝义胆的样子，慈禧心里更多地涌动的，是一股暖流。虽然不免夹杂着辛酸与苦涩，她还是不愿意在下属面前流露出来，便强打起精神，说：“平身吧。”

岑春煊却一味跪着，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吧，始终不肯起来，口里说：“太后在上，小的职小官卑，哪敢起来？”

这时，李莲英插话了，说：“老佛爷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岑春煊还是不肯起来。

慈禧也不便勉强，便说：“岑春煊，你抬起头来。”

这分明是慈禧要看他什么样儿呢，于是，岑春煊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目光却下垂着，不敢去看慈禧。

此时的慈禧，却看清了他。只见他身上和帽子顶戴上都沾满了灰尘，连脸上、额头上也全是尘土，不知是由于奔驰的缘故还是由于激动与紧张，从他额头上，有粒粒汗珠渗出，并缓缓地淌过面颊，在脸上淌出一条条小沟来。由于尘土太重，使他的年龄几乎不大能看出来，慈禧见他头发已略略灰白，额头虽然宽宽的，如岩石一般，却有几条犹如刀砍斧凿般的皱纹，嘴唇轮廓分明，线条粗犷，嘴角上翘，眼睛凹陷，目光带点儿凶狠，一看就知道是个经历了不少沧桑世事，做事果决，虽不免带点儿狭隘、固执，但是个可以信赖的人。慈禧心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些好感来，便掏出自己的手巾来，让李莲英递给岑春煊。

那岑春煊不用它擦汗，反倒把手巾藏进了怀里。

慈禧说：“你怎么不擦汗呢？”

岑春煊便道：“那是太后的赏赐，珍贵着呢。”

慈禧不由心里一热，脱口说：“唉，这真是大道废、有仁义，国家乱、有忠臣啊！”

岑春煊便又一阵磕头，说：“太后过奖了。”

慈禧见了，便生出些爱怜来，说：“你也累了，下去歇着吧。”

看着岑春煊缓步退出的身影，慈禧心里就多出了许多感慨来，心想，看样子，这孩子已经长大了，懂事了，可堪重用了呢！

其实慈禧对岑春煊，并不是一点不了解，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时有所闻。有一阵子，京城里流行什么“四大”，什么事，都拿“四大”字儿来排着呢，譬如，把谭鑫培、王楞仙、陈德霖、何桂山叫做四大名昆，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叫做四大名旦，把孔伯华、肖龙友、杨浩如、汪逢春叫做四大名医等等。此外，还有什么“四大凶宅”、“四大胡同”、“四大恶少”等等。而这四大恶少，都出身权门，小时依仗家里权势，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没有少惹事儿。偏偏这四大恶少张君宜、岑春煊、左孝同、劳太乔中，就有着这岑春煊的份儿。这岑春煊的父亲，便是朝廷的封疆大吏，云贵总督岑毓英。不过，在这四大恶少中，岑春煊又与其他几位不同，他似乎继承了他那苗族母亲的天性，倒也诚实、讲信用，出了事绝不推诿，敢说敢当，虽说也是个惹事的祸根儿，但他无论做好事坏事，都绝对手脚干净利索，很少给人留下把柄。长大后出仕为官，倒也奇了，把些坏毛病儿，一股脑儿全给改了，并且不吸鸦片，不赌博，文功武事，也专心起来，不久就政声鹊起。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为整肃吏治，特简派岑春煊为二品布政史，赴广东主管一省的财赋与民政。这是一个极肥的美差。但岑春煊到广州后，不收贿，不受礼，只秉公办事，到任不到三个月，便有上谕让他调任甘肃藩台。那些被官府敲诈惯了的广东商人，听说这样的好官要调走，竟然不让他走，用无数米袋子，把衙门大堂到东西辕门，全都堵满了，使岑春煊几乎不能举步行走。这样一来，岑春煊自己也受感动，竟然身着朝服，长跪与众商人对话，说朝命不可违，如有机会，我一定会再回广东的。众商人都感动得哭了，搬走米袋，列队相送。至于当时商人们送给他以示保护百姓的“万民伞”，也多得数不清。而且，还有商人联名上书，把他与当时最有名的广东督抚阮元、林则徐相提并论，一时竟轰动朝野。像慈禧这样的“老佛爷”，怎能不有所耳闻呢？何况，他毕竟还是朝廷的老重臣之子呵！所以，老佛爷慈禧对奔驰前来勤王的岑春煊的嘉许，虽是脱口而出，却也是出自真心，里面，还掺杂着一丝感激之情呢。

夜更深了，浓重的夜色，犹如流动的液体慢慢地浸过来，溢散在古庙四周，继而，犹如结了冰一般凝固了。庙内的烛火，也终于燃尽，使庙里一下子坠入了黑暗。半躺着的慈禧迷迷糊糊，半睡半醒，无数的往事缠绕着她，而且有些可怕的情节，就像一条条黑色的蛇一般，盘踞在她身体的某个角落，它们不仅没有死，而且活着，并且时不时从她阴森森的记忆里爬过，留下一道道淡

淡的、带血的印迹，更多的时候，还会冷不防咬她一口般，让她感到惊恐、心悸与不安，而烛火一熄，更使她犹如受到了某种惊吓，竟然失声惊叫起来。

她这一叫，让庙内所有人都慌了手脚，急忙爬起来，掌灯的掌灯，捶背的捶背，顿时乱成一团。

“老佛爷，老佛爷，”李莲英一边给她捶背，一边问，“您到底怎么啦？”

“我梦见八国联军追过了黄河，”慈禧犹自惊恐，“要杀我的头呢。”

这时，提刀在外，一直亲自巡查守护的岑春煊，在庙外听见了，便朗声奏道：“太后毋惊，臣岑春煊在此护驾呢！”

岑春煊声若洪钟，显得精气神十足，一副忠肝义胆、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的样子，犹如一剂镇静药，使慈禧听了，感到一阵心安，便把他传进来，叫到跟前，流着泪说：“我一旦回到北京复国，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岑春煊也动了容：“太后，做臣子的，当尽心竭力保护主子，何期图报呢！”

岑春煊果如其言，自此后，一路竭诚安排护送，直到西安。

慈禧倒也并不食言，日后，岑春煊果然成了权倾朝野的显赫重臣。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但在当时，慈禧太后受的惊吓，也不免让岑春煊感到久居此地，确实并不安全，便启奏慈禧，尽快离开此地。慈禧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传旨下去，即刻动身。

一行人便缓缓离开了古庙。

不过，此时的气象，倒与慈禧仓皇逃出北京时，确有不同了。虽同是逃难，人员车马不整，个个疲惫不堪，但车驾两旁，有岑春煊身着戎装、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提刀在手，指挥属下兵丁两旁护驾，倒真使慈禧有了安全感，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慢慢安定下来，情绪也稳定多了。

当他们远离古庙，走进山西地界时，慈禧偶尔回头，看见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骑马背对太阳的岑春煊，身披红光，一副英武的身影，心里便由衷地赞叹道：“好个岑春煊，真是栋梁之材啊！”

不久，当慈禧一行渐渐靠近太行山，并隐没在太行山那雄峻险奇的崇山峻岭之中时，戴坤将军和其子戴勒所率的军马，也连滚带爬，拼命地赶到了慈禧曾住过的古庙。